



黑龙江民间文学

6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

黑龙江民间文学

第六集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

1983年·哈尔滨

编 者 的 话

这里汇集的鄂温克族民间传说、故事作品资料，大部分是由中国民研会黑龙江分会于一九七九年组织的“鄂温克族文学调查组赴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采集和转录的。当时，呼盟尚属黑龙江省管辖。由于该族居住较分散，也限于时间与条件，那次民族文学调查未及补充嫩江流域农业区和布特哈旗下属猎民区的鄂温克族民间文学资料，致使那次调查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缺少今内蒙古自治区辖境内流传的鄂温克族文学资料，更是莫大的缺憾。因此，这里辑录的，只不过是仅见的一鳞半爪，尚有大量珍藏有待日后去开掘、采录。

在采集中，受到呼盟鄂温克族自治旗党委领导的亲切关怀，盟文化局、文联等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大力帮助，这里谨表谢意。

有关神话、传说的记录稿，“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印的内部资料本，也为我们此次辑稿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文字资料，在选印中除注明出处及原讲述人姓名外，也向该调查组致谢。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对民间文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胡乔木 (1)

鄂温克族民间故事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9)
风神	(9)
雷神和雨神	(10)
鄂温克人的根子在撮罗子里	(10)
主宰暴风的神	(10)
来墨尔根和巨人	(11)
用泥土造人和造万物的传说	(12)
萨满鼓的来历	(14)
尼桑女	(15)
英雄始祖的传说	(17)
索伦人姓氏的来源	(18)
伊达堪的传说	(19)
火神节的来历	(22)
根图鲁河的传说	(24)
西博山	(25)
公鹿河	(25)
海伊拉勒	(26)
依稀克伊神像的来历	(27)
祭神为什么用兽肉	(29)
尼桑萨满	(29)

狍头皮帽和箭环	(31)
兴安岭的故事	(32)
巴特尔桑	(34)
不怕磨难的巴特尔桑	(43)
老虎报恩	(52)
打蛛蛛	(54)
使羊尾巴堵嘴的故事	(55)
故事里的故事	(57)
会唱歌的酒盅儿	(58)
英雄海林察	(60)
海林察的故事	(62)
憨子学聪明	(65)
人和熊分家	(66)
仙鹤、鲫鱼、獾头	(67)
狐狸掉牙	(68)
乌龟和猴子结拜	(70)
飞龙是傻瓜蛋	(73)
骆驼为什么没有睾丸	(74)
毡帽、羊鞭和口袋	(75)
顶针	(78)
“敖包”的由来	(81)
善与恶	(83)
小鸟、老鼠和獾子	(88)
山神爷的故事	(94)
“网大”赶鱼	(96)
野人和乌鲁佗	(100)
德布库的故事	(101)
哈热图的故事	(105)

艾·莫日根	(108)
牯牛的故事	(110)
樵夫和蟒蛇	(114)
青年莫日根的故事	(116)
宝马斗魔鬼	(127)
狐狸姑娘	(131)
太阳姑娘	(133)
两棵白桦	(137)
给虎拔刺	(142)
蜘蛛精的故事	(144)
火神的故事	(145)

鄂温克族文学调查报告

.....省民研会民间文学调查组 马名超 执笔 (147)

民间故事、传说记录参考材料

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

——写在《民间故事、传说记录参考

材料》的前面 鍾敬文 (172)

大黑狼的故事
 (179) |

大老虎
 (187) |

狗耕田
 (194) |

老鞘胡
 (196) |

老鸱借粮
 (200) |

二郎捉太阳的故事
 (201) |

孟姜女的故事
 (203) |

繁塔为什么半截
 (210) |

鱼桥 (214)

毛主席懂得老百姓的苦楚 (216)

民俗学研究

民俗学——民间文学——民俗学

——在牡丹江师院“民俗学社”年会

上的书面发言 李熏风 (218)

略论赫哲族民间文学伊玛堪与民俗学

..... 朱宜初 (226)

冰雕小題 阎怡男 (237)

理论·评介

对联知识浅谈 韩明安 (239)

喜读《少郎和岱夫》 马捷 (253)

工作简介·经验交流

积极行动起来,开创民研工作新局面..... 王士媛 (258)

牡丹江地区是怎样培训骨干、建立队伍、

开展民研工作的 栾文海 (270)

坚持两分法 开创新局面..... 牡丹江地区民研会 (284)

动态

牡丹江师院中文系开展民俗学研究获得

显著成果 春水 (289)

海伦民间剪纸..... 海伦县文化馆供稿 (封二)

冰灯摄影..... 隋广龙 (封三)

对民间文学工作的几点意见

胡 乔 木

编者按：这是一九六四年乔木同志约贾芝同志讲的关于民间文学工作的意见。乔木同志讲的这些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稿未经乔木同志过目，请勿引用。

一、民间文学的记录，现在是记录文学的东西多些，至于民歌、民间故事实际流传的情况怎样，例如民歌是怎样唱的，在什么情况下唱？谁唱的？怎样流传的？这方面材料比较少。

《民间文学》上过去发表评论，提出大的原则问题多一些，有关了解作品的民俗学方面的材料发表的很少。这种记录，过去做搜集工作的同志没有很注意。而这些材料是很有价值的。看一部民间故事、民歌集，可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就等于看《诗经》一样。《诗经》由于当时没有记录这方面的材料，所以被后人作了种种曲解。过去作品需要注出或加说明，才能使人了解。这些材料，我们今天不去记录，以后的人也就更不能知道。民间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与民俗学分不开的。我们很难设想把它们分开；分开了，人们就不易看清它的性质。比如明清民歌，我们就不容易弄清是不是都是民歌？是什么地方的民歌？流传的范围怎样？等等。现在我们搜集民歌，情况比以前不同了，但缺少说明。也不能使人正确地理解作品。民歌虽然写的是男女对

唱，实际上是不是真是男女对唱的？民歌手是些什么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历史材料。袁水拍曾说，他记得小时候听到过养蚕的人唱民歌，是年纪较大的妇女在养蚕、缫丝时唱；唱歌的人都是女的，男的一进去，她们就不唱了。在云南，情况就不相同。每到晚上，男男女女一块唱歌，福建、广西都是这样。广西有“歌圩”的风俗，很盛行。关于“歌圩”虽有记载，也无准确、完备的记载。这方面的材料，我希望转告搜集歌谣的同志注意。刊登这些材料，对于了解歌谣有很大帮助，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的性质。旧社会有种种特殊情况，我们要记录下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儿》编的还好，我很感兴趣，但这方面的材料也没有记载。前言中有一些介绍，也比较简单。作品选的还好。如莲花山庙会，有情歌对唱。庙会是男女彼此对唱的机会，可是我发生了一个疑问：回族人在男女婚姻关系上很封建，男女能否对唱花儿呢？这些情歌表现的感情相当真诚，不象广东特别是粤东的某些情歌，表现男女爱情以金钱为转移。例如有很多歌中所说的男女爱情大概都是非法的。但非法到什么程度却不得而知。这种民歌所反映的男女关系是什么关系，最好能说明。这类男女的结合，一般往往最后总是两个人一跑了之；有的是，女的总是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反正她不变心，大概是没有结婚的妇女，与男的爱上以后，不愿嫁给别人，要坚持爱情；有的是，男的也许已结婚，也许没结婚，也许双方断了关系，过了一些时候又恢复了关系，双方的结合，不合旧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比较起来，这些作品比较真实，但这些我们只能猜想。编者对民歌的背景应有所说明。要作这种说明不太容易，需要花些力量，把作品流传情况真相记录下来。

民歌还有一个唱法问题。民歌中多数是有音乐的；也有的没有音乐，有简单的调子，不定型的调子，或者是徒歌、儿

歌、民谣，这种情况更多一些，在这方面也应有相当的说明。这本书（指《花儿》）引起我很大兴趣，这些都是临夏花儿，与全国汉族的歌谣不同处，是它们有一个特点：接近新诗。我不知道何其芳同志看到这些花儿没有，他要看到了我想一定很高兴。何其芳同志所说的三个字的尾、两个字的尾，有固定的规格，这些民歌里就是这样。（胡乔木从《花儿》中找出两三首来作例子）第二、第四句是两个字结尾。从这本书里选的民歌看，这种民歌是很特别的。我发现了这种情况很高兴。中国民歌，《诗经》是四言，现在怎么一下变成七言的？是不是中间没有其他体裁？从花儿里可以看到诗歌形式的某些变化。我们出的民歌集，最好有音乐上的说明。现在搜集民歌，从音乐观点搜集的人，只搜集曲调，不注意歌词，往往记不全；从文学观点搜集的人，不注意记曲调，也有不会记曲调的。能同时记曲词的人很少，最好民研会与音协合作，你们进行调查，他们最好参加。一首民歌，有曲和词，好象一个铜板的两面，也是不能分开的。民研会也可邀请音乐家们合作，一起搜集。

民间故事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面传说的，这也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我在儿童时就听说过很多故事，我那时能听到很多民间故事，可是我的孩子就听不到了。那时候，老年人肚子里的故事很多，到晚上，一讲两个钟头，讲得很有兴味，不觉疲乏。现在有说新故事的，提倡说新故事，是一个方面；把老故事怎样记录下来，从科学观点说，是很有意义的，值得记录的。《民间文学》上发表的故事，这些记录记得很简单，甚至谁讲的也不写明。这么一来，真假分不清楚，工作要求做的精细一些、认真一些。

民歌还有这种情况：伴随着跳舞，或有其他活动。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常常男男女女，唱到夜里，还三三两两出

现，有的唱着相跟到树林子里去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记录下来，是非常宝贵的材料，如果不记录这些，只记录了歌词，就仅是文学的东西而已。还有比这更带有民俗学成分的，如风俗歌、礼俗歌。关于婚礼的歌，在什么情况下唱什么歌，有的地区是有一定的。如举行婚礼时怎么唱，挂帐子的时候怎么唱，铺毡子的时候怎么唱，等等。北方的秧歌也有一定风俗，总是有一些结合起来，有一定的组织，有一些工具。有的是娱乐的性质，也有兼带谋生活的性质的。苏北有一种花鼓，就很惨，唱两三句，人家给他一块饼；为多要一块饼，就多唱几句；主人如果不给他，他就会在唱中骂起来。这种情况已超过了礼俗的范围，但都跟一定的民俗相联结。

五四时代的歌谣研究会，记录民俗比较多。现在，搜集工作着眼在文学多，民俗的记录少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没法子隔开，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民歌中有各类的民歌，有民俗性质的，有技术性质的，有仪式性质的，不仅要把文学记录下来，还要记下来围绕他的东西。有些材料可能不适于在刊物上发表，也可搞一种内部的东西，因为这是一种历史，一种科学，而且老年人死了，就记不下来了。（贾芝：现在我们的社会变化也很大。）正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很大，我们要记录新的，也要记录旧的，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现在不记录，过去就不容易了。这是民俗方面的问题、音乐方面的问题。流传、表演的方式、方法，都要记录下来才好。

二、现在民歌出版的很多，解放以后，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成绩很大，尤其是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有很大成绩，我非常高兴。可是把历年出版的集子排在一起，就可以看出：有些地区有些方面出的多些，有的地区有些方面没有。云南大学有一些同志有兴趣，他们做的多些，贵州、广西、西藏也搜集的较多，新疆维吾尔族其他很多民族都很会唱歌，可是解放了十

几年，搜集的太少了。如果民研会的力量少，可以通过中宣部，请新疆领导上注意这个工作。不但是新疆，如果划个地图看看就可看出非常不平衡。自从主席提倡搜集民歌以后，各省都出版了一些。但各省都是一阵风，没有持久的工作，希望将来由文化部用行政方法使搜集工作持久地作下去，不至成为一阵风。现在各省搜集出版的书、材料，不能说是使人很满意。把汉族搜集的与少数民族搜集的相比较，汉族的就差多了。汉族地区，过去李景汉等人编的《定县秧歌选》，是有价值的，可惜这种工作后来没有人做了。其中有些作品，或变成曲艺，或变成戏曲，变成曲艺时改得很多，甚至连作品的面貌都改变了。从演出的观点来看，改是好的；但从科学观点说，不用改，记录保存。要保存原来的东西，民间文学要防止这一点，现在有的作品加工太厉害。这样改过的作品究竟是不是民歌呢？加工可以加好，也可以加坏，这项工作究竟怎样做，的确是一个问题，在延安的时候搜集陕北民歌，后来是搜集东北民歌，那时工作的比较仔细，这个工作我们怎样继续下去要注意，有一些民歌可以整理出版，公开出版不适宜的也可内部出版，使做研究工作的人得到需要的材料。

工作要把面铺开，希望搞一个规划，（贾芝：我们搞过一个关于民间文学工作规划的建议，但还是草案，没能定下来。乔木：民研会现在有多少工作人员？贾芝：连我二十八人。）二十七、八个人，还少一些，象云南，依靠云南大学，也是一种方法，别的大学也有注意这个工作的，如复旦大学也很注意。不用另设编制，利用各大学中文系，也是个办法，可想想这种办法，当然对他们不能要求太高，但也不无小补。

三、关于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在我们的刊物上，这种研究还是需要的，就是历史性的研究。过去北新书局出版的《呆女

婿的故事》一部分还可以选，徐文长的故事，糟粕比较多一些，做损人利己的事，等等。但是不是就不搜集了？如果不搜集，将来就没有徐文长的开玩笑的故事了。还有解学士的故事，以及各种神童的故事，都可以搜集。解学士的故事，江苏有“将父作马”、“望子成龙”的故事，仔细推敲，也可以说它有封建的东西，但历史上的东西这是免不了的。解学士“望子成龙”不一定真要儿子作皇帝，不过是非常希望儿子发达。这些方面，还是要搜集，因为作为历史科学去研究，不能抹杀这些；没有这些，就不能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不能全面地认识民间文学。象孟姜女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各地都有，都可以搜集。

民间文学的研究，比较历史研究法还是要承认的。要作一种历史的研究。一部分民歌、民间故事没有特殊意义；一部分神话、童话，的确有很古很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虽然有些学者有些附会，但不能说完全是附会。有些神话后来变成了民间的东西。实际上，本来是自然方面的东西其中有超自然的东西。如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一样，比较历史研究法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民间故事的演变，雷同是有的。民间故事的分布表示文化流进的路线，也有一种特殊的表示居民迁徙的痕迹，这些对研究历史是有价值的。现在人少，从事研究的少，过去研究的人现在又不研究了。这些还是要研究，象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他的材料不完全，也可能不准确，但故事的演变可能是事实。民间故事由一个地方流传到另一个地方，由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这是有的，如阿凡提的故事，就流传在不同国家。同样的民间故事，中国有，离中国很远的国家也有，不应轻易武断，拿一两条根据推断，但的确可以研究。从民歌、民间故事中看出人民对反动统治者的愚弄、反抗，一目了然。

然，这比较容易，主题是男女的忠贞爱情，一目了然也比较容易；如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就不那么容易。

我们的任务很多。记录、表演新的很重要，可是研究历史，还是要研究的，如同我们要革命，历史还是要研究。研究有比较简单的方面，如语汇规律、形式、体裁。这些比较容易。这方面的研究现在因为人少，进行的也比较少。

四、其他

新的民间故事，应该是口头流传的，而且是在相当范围内流传。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不能说是民间故事。说故事，稍接近民间文学形式。电影故事也能说，却不是民间故事。如果从一本书改头换面，如现在有人说《红岩》，如果没有创造性的加工，也不能算民间故事。民间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易解决，象历史怎样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样。研究民间文学是要研究已经存在的民间文艺，不能把将要成为民间文艺的东西当成民间文学。可以提倡，但不能肯定他的地位，不能强加于人。

民间文学要为农村服务的确不大容易，旧作品恐怕要改造。有些作品要直接服务会有困难。（贾芝：我们讨论如何为农村服务问题时，想改变现在刊物的双重性。另外办一个农村的刊物，刊登适合于农村的作品，也登一些分析作品的评论。）那就索性另外出一个农村故事或《民间文学》农村版，本子薄，字大点，作品经过挑选，不限于农村，出普通版，城市工人也可以看。

主席对民间文学很感兴趣。但他要求比较严格。他能背诵一些民歌（汉族的）。对歌颂他的，他不看，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看，有些艺术上好的作品，他也会看的，（胡乔木问蓬先知同志主席看不看民间文学书刊，蓬说：有时看到主席翻一翻《民间文学》。）主席欣赏的水平很高，不是名字叫

民歌就满足了。他认为《红旗歌谣》选得不精，水分太多。现在的民歌，搜集的少，选的质量也不高。

甘肃的《花儿》，我建议重版一下，选入你们的丛书。我的这些愿望，如果很好，也并非容易实行。

（此外胡乔木还谈到民歌会演问题、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研究问题等，从略。）

贾芝记录、整理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一)

在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个白发老太太，她有个很大很大的乳房。老太太是个抚育万物的萨满，人间的幼儿幼女，都是由她来赐与的。

(二)

传说，人是天上的北斗星赐给的灵魂，由南斗星给的寿数（年岁）。正是因为这种缘由，在鄂温克人早年风习中，才留下了宰杀牲畜祭祀北斗七星的仪礼。

马名超摘录自《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三)

很早很早以前，隔不多长时候，就闹一回天塌地陷（鄂温克原语为“嘎拉叻油布楞”〔galafu iubu Leng〕）定不可移，总也没有消停过。每回塌陷过后，都是生灵遭难，世上只剩下一男一女。后来的人类，就全靠他俩才传留下来的。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辉河公社红旗大队阿拉诺海老人口述，道尔吉翻译，

马名超记于1979年5月

风 神

传说，在地球的边沿上有一个老太太，手里拿个很大的

簸箕。她端起大簸箕一搨忽，大地就刮起风来。

马名超录自《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流传于嫩江流域鄂温克族人中。

雷神和雨神

传说，天上有个老头，手中拿着一面鼓。他一敲鼓，半空里就忽隆隆滚出雷鸣声。

下雨，是“龙”洒下的水。因为“龙”身上的每一叶鳞片，都装有一百挑子（担）水。龙身上有数不尽的鳞片，当它一齐洒下的时候，就变成漫天大雨，地面既广阔，雨量也大。

马名超录自《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流传于嫩江流域。

鄂温克人的根子在撮罗子里

萨满每跳神以前，都先讲（或唱）一套民族起源的传说。

据老人讲，鄂温克人的祖先，古时是从希鲁基鲁河（Cirkir）的发源地启程，沿着西沃哈特山（civoxata）后的阴影，经过黑龙江走过来的。他们先人的根子是在鄂伦春人的“撮罗子”（又称“仙人柱”）里。

马名超录自《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由杜忠寿老人（1957年为70岁）讲述。

主宰暴风的神

天空中的月亮跟火星一对头，就一定要刮起暴风。通古